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三十八回 張剃頭出盡當場丑 胡太守偷窺隔院春

話說周介山在祥記春號和春泉靜齋談天，談起李希賢請酒，席上兩個江西紅員吃醋鬧笑話，春泉靜齋一齊大笑道：「真是做官的人，沒一件事做不出。」靜齋道：「採辦軍裝，為甚要連派兩個人來？」

介山道：「現在各處革命黨，頗有浮動之勢，上頭把辦軍裝的事，看得非常鄭重，特特派了兩個人也未可知。」

春泉道：「革命黨的心思也真惡毒，聽說黨裡頭有班實行員，都是死都不怕的。他們要行起刺來，兩個人斟酌好了，一個到官衙門告發，說某處有一個革命黨，約定某月某日前來行刺，官府自然相信，派差拿捕，果然拿著了，手槍炸彈，沒一件不備。開堂審問，那人直認不諱，那人的性命自然沒了，告發的那個，官府自然引以為心腹。那裡曉得，這個人才是個真刺客，一得機會，就要開放手槍傷掉你的性命。你想陰險不陰險。利害不利害？」

靜齋道：「今天報紙上，不是載著一個甚麼溫生才，刺殺了廣州將軍麼？看來也是革命黨了。」

介山道：「革命黨這麼的吵，終不是好路道。」

春泉道：「朝廷辦理革命黨，總算嚴厲的了，怎麼還辦不怕？」

介山道：「索性不辦，不知怎樣？」

春泉道：「辦尚且如此，不辦還了得？」

靜齋道：「革命不革命，吵起來總管吵掉點子生意。」

春泉道：「毛惠伯，這幾天會過面麼？」

介山道：「昨天碰頭的。惠伯這幾天，忙得不亦樂乎。」

靜齋道：「敢是為商團事情麼？」

介山道：「商團已經成立了，沒什麼事情了，他忙的就為蘇州那片舖子。」

春泉道：「慎記蘇州也有分號麼？」

介山道：「蘇州的舖子是他自己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惠伯這樣一個人，也會做小伙生意。」

說著，老司務送進一張紙條來，靜齋接過略瞧一瞧，隨手授給春泉。春泉見上面寫的是：

要事面商希即駕臨一談此致

馬費兩老爺

台照

弟張咸貴便頓三月十八

春泉道：「張咸貴邀我們有甚事？」

靜齋道：「想來總為錢財事情。」

春泉道：「不見得麼，他和我錢財上從沒有過交易。」

靜齋道：「我不去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不去也好，我左右閒著，且去瞧瞧，看有甚麼事？」

靜齋隨向老司務道：「關照來人說費老爺就來。」

老司務應著去了。春泉站起身，向介山道：「介翁且請坐坐。」

介山道：「不用客氣，儘管請便。」

春泉坐馬車徑向張咸貴公館而來，一時行到，咸貴接著，笑道：「春翁真誠實人，一請就來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請我有甚事情？」

咸貴道：「請你又麻雀，不是要緊事情麼？靜翁怎麼不來？」

春泉道：「他有點子事情，不來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他不來，少一個人了，怎麼樣？」

春泉道：「還有什麼人？」

咸貴道：「賈箴金怕要來快了。」

說著，只見一人大笑而入，正是箴金。箴金道：「我曉得你搗鬼，要事要事，總不過又麻雀和喝酒罷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三缺一，局湊不攏呢。」

箴金道：「三缺一，乏味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你可有熟人沒有？」

箴金搖頭。春泉道：「既然局攏不攏，我要去了。」

咸貴著急道：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果然沒人，就叫張司務來湊一個數罷。」

春泉道：「張司務又是誰？」

咸貴道：「你不要問是誰，儘管有人來碰和是了。」

春泉就不言語。咸貴匆匆走到裡頭，灶上阿土生瞧見，忙站了起來，問老爺要什麼？咸貴道：「你給我快去喊剃頭張司務來，要緊要緊，快快快。」

阿土生道：「老爺的頭昨天才剃呢，今朝又要剃了麼？」

咸貴道：「不是剃頭。」

阿土生道：「姨太太要打辮麼？」

咸貴道：「也不是打辮，你叫他快點子來是了。」

阿土生詫道：「不是剃頭，不是打辮，叫張司務來做什麼？」

咸貴怒道：「叫你去喊就去喊是了，多問點子什麼？」

阿土生應著自去，一會子，張剃頭挾包而來。咸貴道：「張司務你來了，包放著，又麻雀去，又麻雀去。」

張剃頭聽了一怔，忙問和那個又麻雀？咸貴道：「我因為氣悶不過，邀兩個朋友來又麻雀解悶，偏偏邀不齊集，三人缺一，你想難過不難過？」

張司務道：「三缺一，果然是最難過不過的事情。」

咸貴道：「你能夠明白到此就好了，我曉得你打幾隻牌，總算還不差什麼，所以叫你來補這一缺，湊成功一局。」

張剃頭驚道：「小人是何等樣人，敢和老爺們又麻雀？」

咸貴道：「這又礙什麼？所說賭場沒上下，並且他們也不曉得你是剃頭司務，你不要響就是了。」

張剃頭道：「小人終有點子膽怯。」

咸貴道：「放大膽子，怯些甚麼？」

張剃頭才勉勉強強答應了，跟著咸貴到書房，認得一個是電報局賈老爺，一個濃眉大眼的卻不認識。咸貴道：「人齊了，人齊了，可以擺局。」

春泉道：「此位何人？尊姓台甫，還沒有請教。」

張剃頭頓時踟躕無地，不知怎樣回答才好。咸貴道：「他也姓張，打兩張牌還可以。」

春泉道：「是貴本家？」

咸貴聽了，面孔也慚慚紅起來。箴金道：「我們扳莊罷。」

春泉道：「咸翁這位貴本家，既是麻雀好手，倒要領教領教了。」

四人扳莊入座，碰起和來，鬥過兩圈，倒也沒甚進出。忽報胡大人來拜，咸貴未及起迎，胡大人已經跨進來了。眾人抬頭，見那胡大人頂帽補服，客氣異常，見了眾人，逐一打躬為禮。春泉箴金也忙打躬還禮。張剃頭嚇得一身冷汗，連忙站起身，躲過一邊，直挺挺的站著。胡大人詫異，忙問：「此位何人，為甚這般的見拒？」

張剃頭囁嚅道：「小人是個剃頭司務，大人和我打躬，不用折殺小人麼？小人家裡還有個十八歲標緻表妹呢，折殺了叫那個去受用？大人你這個禮，行得真是黃鼠狼爬在雞籠上，不懷好意。」

眾人聽了，一齊大笑起來。春泉才知這位貴本家是做待詔的。胡大人笑道：「咸翁益發高貴了，連剃頭司務都相與起來。」

箴金攬言道：「雅士先生，你不要看輕了他，任是王侯將相，見了他沒一個敢不低頭呢。這個身分，比了你我就要高起許多。」

胡雅士又大笑不已。咸貴道：「雅翁今天怎麼公服光臨？」

雅士道：「好叫咸翁得知，藩臬已經掛出來了，兄弟特來辭行。」

咸貴道：「恭喜恭喜。兄弟沒有知道，欠賀得極，欠賀得極。雅翁榮任是那裡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是釐局差使。」

此時張剃頭早趁大家講話當口，一溜煙逃去了。賈箴金道：「兄弟在一家春設個便酌，務懇雅翁賞個光。」

隨向春泉咸貴道：「奉屈二位作陪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謝謝了，兄弟末班車就要上省的。」

賈箴金向咸貴道：「費心替兄弟代勸勸駕。」

咸貴道：「雅翁既然就要動身，我看恭敬不如從命，箴翁就不必客氣了罷。還是兄弟來作個小東，略備水酒一杯，也不添請別客，就這幾個人，在這裡敘叙如何？」

箴金心想，嗚呼，你倒會得奉承呢，我總算可以的了，誰知你竟跑在我前頭。只見胡雅士道：「咸翁。你我知交，何必鬧這錢行的故套？」

咸貴道：「算不著什麼錢行，無非敘叙罷了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兄弟也不客氣了，請就擺起來，兄弟吃了便行。」

咸貴喜極，就叫阿土生到雅敘園喊一席菜來，趕快趕快。阿土生應了一聲，如飛的奔了去。一會子，酒菜送到，咸貴就叫把檯面擺起來，一面按席敬酒，果然不請別客，賓主四人，說說談談，異常有興。胡雅士舉杯在手，一飲而盡，很有洋洋自得的意態，笑向咸貴道：「現在世界，官真是難做，咸翁是閱歷過來的人，此中況味，瞞不過你。兄弟此去，雖蒙著聖恩高厚，仔細想來，究竟沒什麼意思。像我們舍弟，在山西地方，總算有著丈人的靠山，尚且弄不下呢。他的丈人，是山西很紅的紅道台，在撫院跟前真是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今回舍弟鬧出了個小小亂子，尚且彌縫不住呢。」

咸貴道：「令弟是什麼班子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是知縣班，去年還得過明保的，今年調任到萬泉縣，就鬧出兩樁小小亂子來。我們舍弟煙癮是大不過，總要吸到一兩八錢一天，兩位姨太太一邊一個，手不停簽的替他燒煙。調著手把槍，所以他公事是不大有工夫辦的了，衙門裡一應事情，都是家丁們辦理的。」

咸貴道：「現在禁煙當口，怎麼倒又能安然無事？令弟的法力倒真不小。」

胡雅士笑道：「咸翁枉是做過官的人，連這點子關子都不曉得。不要說官場公事，都是照例文書，作不得准，就真個公事公辦，也只有幾個黑透的人員，填填晦氣洞罷了，要什麼法力？而況山西那位撫部院，先是個爛癩頭，他一天聽說竟要抽到半斤多烏煙呢。你想下頭辦公事，還嚴得來嚴不來？」

春泉道：「半斤多烏煙，怎麼抽法的？一個嘴巴恐怕來不及呢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他果然不是一個嘴巴吃的。」

賈箴金道：「從前有一個鎮台，烏煙聽說是從肛門裡吸進去的。他把煙膏像攤膏藥般攤在紅布上，貼在肛門口，隔掉三四個鐘頭，揭下來，已經乾掉了。換上一張，又是如此。一天一夜，要換上三五回呢。這位中丞，可也是這個樣子麼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不是。這位撫院，早晨沒有起身時光，先要當差的吸了煙向帳子裡噴，總要噴得滿床上煙霧騰天，帳子裡青白色的煙，像雲根般一縷縷透出來，他老人家才能夠轉側翻動，姨太太才上來替他燒煙過癮，他才能夠呼吸。當差的沒有噴煙時光，他老人家宛如半死似的，一動彈都不能夠動彈。」

春泉道：「這麼吃法，不要說半斤鴉片，就一斤也容易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中丞合家子八九根槍，合算攏來，怕不要一二斤鴉片一天呢。最奇怪的是中丞的大少爺，蹺了辮子還要抽鴉片，那真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。」

咸貴道：「人已經死掉，怎麼還會抽烏煙？敢是像焚化紙錠般焚化的麼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焚化倒不是焚化，大少爺的柩停在衙門裡，每天到癮發時候，就叫兩個當差的吸了煙，向棺材戶頭川流不息的噴，噴的大少爺過過了癮才住。」

咸貴道：「大少爺癮發不癮發怎麼會知道呢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大少爺生前甚麼時候過癮，自然死後也甚麼時候過癮。最奇怪的是，到了過癮時候，不給他過癮，那個鬼就要吱吱的叫。」

春泉道：「這個鬼倒靈呢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中丞既是這個樣子，禁煙的公事，自然不問可知了。舍弟倖免，又何足為奇？」

咸貴道：「令弟這樣，好極的了，怎麼又鬧出亂子來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萬泉地方，有一所官立高等小學堂，學生的習氣本是壞透壞透的。有一個學生，不知為了什麼事故，和舖子裡人口角起來，生意人是吃虧不起的，就到縣裡來告了一狀。我們舍弟本底最恨的是學生，立刻出大簽提拿到案，狠狠申飭一番，並打了三百手心。照這麼的辦，本也沒甚麼不是。那裡曉得這起學生，竟然起起罷學風潮來，想挾制我們舍弟，我們舍弟鎮定力本是可以的，一任他們罷學，不去睬他。」

春泉道：「照例總要設法挽留，不挽留總要另行招考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我們舍弟，挽留也不去挽留，招考也不去招考，只當沒這件事。」

咸貴道：「上頭派視學員來查著起來，又怎樣呢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這有甚難處？只消到私立學堂去，借幾名學生應一應卯，就敷衍過了，有甚大不了事？這是一件。還有一件，是自治籌辦事務所，那事務所的所長，原和積穀倉董事、書院董事差不多的。我們舍弟是地方官長，照例應有派送的權柄。有個姓李的鄉紳，為人很是和氣，與告弟的家丁拜過把子的，家丁再三求告舍弟，叫把李紳派充事務所所長，舍弟答應了，親把李紳送到所裡頭去，向所員說了。那裡曉得這班所員，竟然無法無天，同聲嘩噪起來，說什麼所長是要眾所員公舉的。官長沒有派送之權。一派的胡言亂語，我們舍弟也沒工夫和他們爭論，向李紳道，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，我們還是到自治研究所去罷。李紳就打一躬道，全仗公祖栽培。那裡曉得研究所所長，也不肯通融一點子，我們舍弟奔來走去，走了半天，倒計了兩回的沒趣。後來李紳到縣控告事務所兩所長許多劣跡，我們舍弟自然公事公辦，立刻出火簽簽提。那裡知道，作事不密，反被他們得著了風聲，邀齊紳學兩界，到省城去上控了。兩樁亂子，一齊發作，將來不知怎樣結局呢。咸翁，你想現在的官，還有甚做頭？」

咸貴道：「雅翁當的釐差，究竟和地方有司有別，這種風潮是不會有的。像令表兄吳亦堂，在陸軍學堂充當監督，終年沒甚事情，薪俸倒是鎮百鎮千的，這才叫開心。上年子還新納一位姨太太，水蔥兒一般的身子，雪藕兒一般的皮膚，問問年紀，只有得十七歲。這位姨太太原是房東的小姐，令表兄用強硬手段勾搭成功的。後來房東曉得了，和令表兄不答應，令表兄跪著哀求，左央右央，才說定一千塊錢聘為姨太太。倘換了地方有司時，此事如何了得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你還提起家表兄呢，他差使早早的撤掉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令表兄撤了差麼？幾時的事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月初的事情。」他因為吸烏煙事，被撫憲得了風聲去，馬上傳進禁煙公所查驗。查驗員自然照事行事，那裡曉得煙癮沒有查出，渾身上下的楊梅毒瘡倒全都披露了。查驗員因為搜檢夾帶，脫卸他的衣服，只見上上下下，楊梅毒瘡生了個通，幾幾乎沒一處是好皮膚。查驗員嚇得舌頭都拖出來，連學堂裡總辦都難為情的，只得稟知撫台。撫台大怒，馬上撤去他的差使。」

咸貴道：「宦海風波，真是異常險惡。然而令表兄也未免太風流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說起風流，我又想起一事了。前晚十二點鐘時光，後馬路百德裡一家甚麼公館裡，鬧得反沸搖天，看的人不知擠了多少。說是捉奸，又說是紮火囤，後來瞧見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，從人叢裡抱頭鼠竄奔出來，情形十分狼狽。有認識他的，說就是南頭甚麼捐局裡的委員。兄弟齊巧因事經過，倒瞧的明明白白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上海這種公館，真是多不過，像前幾年，還不大看見的。」

咸貴道：「想來總為市面不好之故，不然這種沒廉恥事情，誰願去乾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現在的風氣，真也壞透壞透。新出的一部小說，叫甚龍華會之怪現狀，倘講的都是真話，那還了得。和尚是出家人呢，竟敢這麼的無法無天。」

咸貴道：「那倒不是虛話，和尚本是最為造孽的。記得我在蘇州時光，恰好碰著獅林寺招徒傳戒，我因為傳戒是釋門最重的典禮，特去瞻仰瞻仰。走到寺中，見裡頭婦女雜雀，眾賊秃軋在裡頭，任意調笑，做出許多賊形怪狀。長老的雲房，與傳戒各女尼臥室，只隔得一層薄板。這薄板只有三尺來高，爬進跳出，很容易，陳倉暗渡，再要便當也沒有。走到寺後，忽聽得草堆裡淅淅瑟瑟的怪響，闖過去瞧時，跳出兩個人來，一個是婦人，見了我穿衣不迭；一個是光頭，倒突出兩個眼珠子問我做甚麼？你想奇怪不奇怪？」

賈箴金道：「蘇州風氣，和上海本不同。我前禮拜在蘇州，瞧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，在茶館裡向人家作揖打躬的賠不是。我很是詫異，堂信告訴我，這小伙子是審判所的錄事，因為假冒調查員，向各煙戶敲詐，被人家察破了，輾到這裡來吃講茶。他自己曉得理虧，才肯賠禮央告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審判廳是新衙門，怎麼也這樣的腐敗？應該有點子新氣象才是。」

賈箴金道：「任你怎樣的新事業，新政令，到了中國人手裡，總是弄不好，因為中國人都是舊人。兄弟曾講過一個笑話，中國果然樣樣要維新，件件要維新，事事要維新，色色要維新，除非把二萬萬個女子，全伙兒嫁給外國人，中國人一個都不要嫁，二萬萬個男子，老婆全伙兒娶外國人，中國人一個都不要娶。這麼一來，人種先攪和了，外國人的新氣過給中國人，中國人的舊氣過給外國人，以後中國外國作事才能夠一例。」

兄弟此番回去，曾到地方審判廳瞻仰過一番。先到繕寫狀紙室，見那間房子，只有豆腐乾般大小，桌子倒橫著三隻，那點子地位，已經差不多了。三四個小伙子據案高坐，想來就是書記生了，都低著頭，執著筆，正在寫點子什麼，窗外立著的人不知有到多少，挨肩擦背，擠得要命的，你一聲，我一句，搶著訴說案情。書記生一邊問，一邊寫，大有應接不暇之勢。

有一個控訴人告訴我道，書記生太少，控訴人太多，繕寫狀詞，又限定上午十二點鐘，過時不候。所以寫狀時光，七手八腳，忙得要命的，張三的事情，錯寫到李四狀詞上；李四的事情，錯寫到張三狀詞上，停會子質審起來，就不免要鬧出許多笑話來呢。

繕狀室隔壁就是發賣狀紙室，我走進去時，見裡頭站著八九個人，都是候買狀紙的。那個有鬍子的司事，一味吃水煙，望屋頂，做出一副舒徐暇豫的樣子，好像發賣狀紙不是他管理似的。那幾個買狀紙的人，都等候到個不耐煩，忽見一個白圓臉的胖子，一埋一埋進來。那司事見了，慌忙起身招接，連說煦翁好早，請坐請坐。又問煦翁光臨，要辦一張狀紙麼？胖子大刺刺地似不理的道，我要辦一個伙計，你揀張民事狀紙與我。司事聽了，屁滾尿流，忙把狀紙送上。胖子略瞧一瞧，隨把錢給了，站起身，一點頭便走了出去。我見了很是詫異，詢問旁人，才知道這胖子就是鹽商。暗想發賣狀紙的司事，怎麼也這般的勢利？

隨到承發吏室，見只有三兩個守衛庭丁，在裡頭吸水煙。還有幾個體面民事訴訟人，三三五五，隨便坐著閒談，不要說承發吏，連承發吏影子都沒有見一個。我見了那種樣子，不勝詫歎。後來經過待質室，聽得裡頭拌嘴的聲音，鬧得狗咬一般。旁人告訴我，這是原告和被告爭鬧呢。我問原告被告押在一起麼？旁人回說是的。等到開庭，那幾位審判官更是七精八怪，有有辦子的，有沒辦子的，有的身上穿著便服，頭上倒戴一頂大帽。那旁聽處的兩扇玻璃門，更常常的開閉，依呀依呀，鬧得訴辯的話都聽不清楚了。所以我說新法子到了中國人手裡，就要弄不好。」

四人說說談談，早已五點過後。胡雅士道：「兄弟酒有了，再會罷。」

咸貴再要留時，雅士道：「火車要開了，我們後會的日子長呢。」

咸貴只得起身相送，春泉箴金也就告辭回家。暫時擱過。且說胡雅士趁坐末班火車到省，先到撫藩兩轅，稟謝稟辭一應照例公事，不必細表。即日帶領家眷到差，租了一所公館，每天到局只辦一兩點鐘公事，就回公館來歇息。這所公館本是人家的別墅，雖然不甚寬廣，亭台花樹，倒頗有點子山人風趣。胡雅士公餘之暇，賞覽賞覽園亭風景，很是開懷。這日飯後無事，一個兒踱向後園來，忽聽得一派絕清脆的喉音，嚶嚶鶯聲，乘著風從隔牆裡一聲聲吹送過來，那聲音好似念什麼詩句似的。胡雅士觸動舊病，忙搥衣奔向假山去，想瞧一個清楚。一口氣奔上，向隔院望去，只見嫩綠如茵，落紅成陣，綠楊樹下，站著一個女子，手裡拿著一本書，在那裡低頭微唱。因是背影，瞧的不甚親切，然而望見這苗條的身裁，輕盈的骨格，已可斷定他面貌必定美麗的了。瞧了好一回，偏偏這女子不轉過臉來，忽一陣微風，把這女子極清極脆的聲浪，一字一字吹送進耳輪裡來。只聽道：「似水光陰春又暮，因人天氣日初長。」

不聽則已，一聽時心裡頃刻癢將起來，正在著魔，不防背後有人道：「老爺，蔣老爺來拜。」

回轉頭去，見是門上李福生，喝問做甚麼大驚小怪？福生先應了兩個是，回道：「蔣老爺求見，說有緊要公事。」

胡雅士皺眉道：「偏這會子就有緊要公事了，早不來回，晚不來回，這公事來的這麼的湊巧。都是你這忘八搗的鬼，我出去會客，倘然沒有公事，我只問你這忘八。我把你這忘八送到縣裡頭去，叫縣老爺打折你這狗腿，問你下回還敢搗鬼不敢。」

福生一邊答應，一邊想道，怪呀怪呀，我們老爺怎麼好好的，忽地改了常也，不好不好，天變下兩人變死，他這改常，一定是變死。胡雅士見福生沉吟不語，問道：「福生，你想點子什麼？」

福生道：「我想老爺花園裡以後不要來的好。」

胡雅士忙問何故？福生道：「這座宅子，一竟荒廢著沒人住的，園子裡地又幽靜，花奴草魅，不免時常出沒，老爺今天這個樣子，一定是觸著甚麼邪了。老爺，這是小人的金玉良言。」